

这片土地

刘子琦

鸿蒙初开，乱象迭生，刀光剑影之间，黄帝最终手握大权。西陵氏之女嫫祖德才兼备，善养蚕抽丝，是黄帝之妻。自此，人们夏披树叶、冬裹兽皮，一年四季衣不蔽体的时代彻底结束。

“西陵平夷，故曰西平。”始为嫫祖故居。

这便是这片土地的渊源。

独身坐在天中书苑，抚摸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在时光罅隙中，感受着千百年前故人的灵魂。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我看到少年怀揣梦想深深地感谢这片土地的孕育，然后踏上了征程；我看到少年意气风发，在吕不韦门下恣意言谈，写出了无数铿锵有力的文字；我看到少年终成为运筹帷幄的丞相，帮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结束战国。

为什么偏是李斯？我曾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

密密麻麻的文字干瘪沧桑，可在这寸土地上的灵魂生生不息，永垂不朽。我想我明白了：正是这渊源悠久的土地，用她的生命无私哺育着依存于她的孩子们，将她的博爱包容、源源文明尽数教给她的孩子们。于是，人才代代出，

文明永不息。所以，才会是李斯。

渐渐的，这寸土地成了交通要道，形成了战略地形。守着这寸土地，就好像守护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国。

八方宾客在此驻足停留，人们热情招待，以尽地主之谊。传承下来的品德，是我们今天拿得出手的骄傲。

于是，这寸土地有了新的名字——驻马店。

总有人说，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像是形容一个城市。可我认为，这个名字，见证了它以往的辉煌，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赏赐。

往前看，再往前看，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焕发出新的色彩，随着新时代的变革而进步发展。

地处黄淮平原，我们脚下的土地沃野千里。作为“中原粮仓”之一的驻马店，紧跟党的号召，一年赛一年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让更多人的饭碗里装上了“驻马店粮”。争创文明旅游城，我们乘着东风扶摇直上，发展嵒岈山、皇家驿站等特色景点，既富了我们的文化，也富了人们的口袋。注重培养精神文明，如今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天中书苑，是我们劳累时小憩的地方，是在我们

求知若渴时给予解答的地方，更是城市里亮丽的坐标，丰富了驻马店人的精神生活。着力激发开放活力，这片土地连续成功举办中国农加工洽谈会，还被评为中国农业展会“十大品牌展会”，成为中国农产品加工领域的风向标……

与此同时，这片土地也在默默无闻地提升自己，变得更加整洁美丽。街道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是我家，绿化靠大家”的醒目宣传语随处可见。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巅到湖泊，从庭院到广场，无一不焕发着绿色生机。漫步置地公园，小船摇晃，碧波荡漾，荷叶田田，柳树翻卷，松柏苍翠，鸟语花香，犹如置身江南水乡。沿河寻迹，练江河宛如一条玉带穿园而过。在我生活的13年里，我童年记忆里的驻马店早已换了崭新的面孔。

历史沧桑古驿站，山水风光驻马店。曾经的疮痍化作阵阵风拂过这片土地，化作条条溪流晕染这片土地，化作点点细雨滋润这片土地。如此，便培育了辈辈杰出的人才，堆砌了文明灿烂的驻马店。

我爱她的苍凉，爱她的繁华，爱她的一切。因为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家乡。

那片记忆里的森林

郭建光

撕开日子的裂缝又来到一年的夏季，池塘上的浮萍优哉游哉。想起那年刚刚毕业的夏天，我来到广州华农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就那样在亚热带浓密的森林里漫步，漫无目的又兴致盎然。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见过，甚至一些植物只在北方宾馆的大堂或者是温室里见过。树林里有一座座池塘，池塘的四周，有人在钓鱼。我站在跨过池塘的桥上往下看，原本是看别人的风景，竟然看到水面上游动着几条蛇。这些

蛇从容上岸，从钓鱼的人脚边经过走着S形，我的心揪了起来，手心出汗，似乎这些惊悚的蛇游走在我的手心，爬过我怦怦跳的心脏。从此经过的时候脚步也加快了，还要仔仔细细查看每一步踏下的脚步，生怕遇到一条毒蛇或者一条蟒蛇。

可是在华农投亲的几日，我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来到这一片森林，出于好奇也出于百无聊赖。深沟的一株株野香蕉吐着花蕊，想象香蕉成熟的时候会有猴子翻山越岭而来。不知道这个地方为何如此慷慨地为这些不会言语的

植物提供这么宽敞的生长环境。

夜晚的华农奔赴食堂的路上熙熙攘攘，路边一座座潺潺水声下光影斑驳的池塘里游动的大鱼扑腾着水花，撞击着湿漉漉的空气，撼动着每一株高大的树木抛下的气根。我经常想，这些气根一旦扎根土壤会不会像行走的脚步，一片林从一颗种子一根轻飘飘的根须出发，从而成长茁壮。

蜻蜓就是在这段时间萦绕我的心头。原来从未见过或者极少谋面的动植物，如一柄柄利剑呼啦啦地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蜻蜓站在池塘里的一个荷苞上。这些灵动的生灵在潮湿的空气中来来往往，或飞或停或一头扎向平静的湖面。倏忽腾跃后空翻，水面留下的涟漪渐渐把蛇游走抖动的波纹吞噬。

人生的每一次成长或者细雨霏霏或者惊恐万分，或者亲切而悸动。推开每一扇门，闯入别人的世界，别人的心扉，在一片海里沉思，在一树繁花的树荫下停驻，我的内心澎湃如一条暗流，或者听着每一扇窗口传出来的小资情调的音乐，粤语的气场扑面而来，间或有一两间茶社或者歌厅传出摇滚或者刀郎的歌曲。

那个慵懒的无聊的夏天，有些事情原本早已经遗忘，却在我的中年一如咖啡馆冒泡的流行乐，渐行渐远，在哪个拐角疏忽不见。



吴群

沿着枯蒿的花香
我闻到了麦香
弥漫于村落额头
随鸟影爬升绽放
那一片一片的金黄
打湿我双眼
欲语还休

我是一粒麦子

沉寂一冬的农具
锈蚀了从前的荣光
那些角落里的叹息
光线微弱
一如逝水流年
忽近忽远
真切而虚幻

我已离开你很久
而今，南风渐紧
麦垄之上
每一粒麦子兄弟般和我热切相望
我知道，雨过天晴
收割机的轰鸣
混杂麦穗熟透的焦糊味
啤酒变蛋黄瓜番茄轮番上场
我和脚下的这片金黄
将粒粒归仓
而后寂寂等待
布谷声声、杏花春雨、燕语呢喃中
催生一粒粟的朴素梦想

石看祥

声音从远处传来
一声接着一声。偶尔有一声
来自近处，这令我奇怪

“割麦种豆，割麦种豆”
之前的悠然，现在的急促

大地只有两种颜色
一种绿色，一种金黄色

透过雨幕
我搜索着近处的声音

我看到一只布谷鸟飞过村庄
边飞边喊：
“割麦种豆，割麦种豆。”

布谷声声

张波

这片即将收获的麦田
比天小
比那装着故乡的田野大

丰收后
父亲把麦子分成三份
一份做成馒头
一份用来补贴家用
一份只要麦秆，用它
修缮用水泥做成的老屋

即将收获的麦田

